恩餘堂輯稿

序

唐宋以來名位與文章兼盛者唐之張燕公蘇許公權文公宋之韓范文富皆有集至元明則虞文靖楊文貞為之冠蓋偉人盛業殊稟得之天授續學勤於人力發揮蘊蓄潤色聲名信今傳後固其所也吾師南昌彭文勤夫子少以詩文名著有潛源詩鈔顧通籍後已佚其稿及入直南齋受

高宗純皇帝之知遇晚歲復膺

仁宗睿皇帝之眷顧數十年間所作皆應奉文字其退直應人之求及隨時綴筆者多隨手散去故

惟夫子自定經進稿數十卷傳於世其他文字雖門弟子未得徧讀也今夫子第四孫春農學士邦疇裒所嘗藏弆及訪輯所得者以付梓名之曰輯稿而命用光為序其意用光竊惟夫子經進稿文字固當頡頏燕許今輯稿中詩文亦大率與權文公為近其在吾江右則文靖文貞之遺也夫子與先府君及世父恕堂府君為總角交用光庚申歲來京謁于門屏夫子與語先曾祖之軼事用光所未及知者又嘗語先曾祖厚期夫子之說蓋移晷始出及辛酉得列門牆嘗呈一文夫子親筆點竄

數字且示以文貴生氣逸出之旨用光自以通家子弟幸得爲門弟子方冀追隨几席親承指授漸摩薰陶庶幾可成其業顧壬戌冬乞假南歸及癸亥冬補官來京而不及見夫子矣蘇許公集世無傳本自陳振孫作直齋書錄時已慨爲未見然則春農蒐輯之功旣可見誦芬之思而用光幸得執筆爲序追慨請業之無從而尋繹緒言如承語笑益不勝流連愴慕之意云新城弟子陳用光謹序

愚餘堂輯稿卷第一

孫男邦疇編校

文

八旬萬壽恭請舉行慶典摺子代作

欽惟我

皇上福基自德

壽本諸仁積籌

開七袠之初旣超六帝而治功甚遠

攬籙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往牒未聞仰

敬

天

法
祖愛民勤政之心子億兆人以共見臚
文德武功搦制顯庸之盛類千萬牘而難窮莫贊
一詞維抒衆志達下情之忠孝彰上瑞之苞符必
有德其乃有心曰以頌賓斷以祝稱以天皇萬歲
史臣書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撓慶編其甲子堯
齡期而勤耆衢壤効歌舜大德而壽符星雲同慶
雅賡戩穀徵日長川至之祥豳普無疆躋朋酒羔
羊之獻允合詩書之古義惟由草野之至情我
聖主久道化成惠心元吉

撫綏黎庶則蠲紓賑備之不絕書
覆冒臣工則
教誨成全者亦多術
特科廣選三雍
澤被於縫衣日稟月糧伍廣
恩周於袀服極天所覆偕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
入人也深閱五十二年而彌加淪浹凡平日之塗
歌巷舞咸欽
有道聖人際
昌辰而膜頂焚香同依

無量壽佛前值
古稀之鴻慶並殷祝
嘏之蟻忱
皇上謙德示冲
天懷崇儉念切於
君心民體知兆姓有願稱觥
樂惟在吏畏民懷
諭列服無庸詣闕莫展祝
釐之典仍邀
行慶之恩雖

天地爲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郎愚賤
亦具性情含意未申久懷欲吐事豫則立積七年
當後甲之辰誠感而通期
萬壽值先庚之歲虹流電繞
箕疇備五福之堂日升月恒
軒紀周八旬之算蘭階就傅蕃椒衍瓞之益蘩
楓扆勅幾食旰衣宵之逾劭
日又新而富有
天不息而貞恒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策
五天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於乾清坤

寧慶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闢壽寓而偕遊卿月民星望春臺而共上虞思引領肅布齋心歲序逢春在蟲鳥亦鳴其豫義娥正午凡天翹莫闕其榮山尚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况乎三千人叟宴引
熙朝長養之年亦有二百戸元孫羅
盛世蕃滋之衆銅鳩竹馬各懷益
壽之心極北弧南併作稱
觴之字自
天子所莫不

尊親爲
聖人俄偕來奔走軒乎舞蹈乎鼓音如大海潮音
暢者垓溯者埏數比恒河沙數願乘
嘉會樂舉
上儀叶萬世之逢辰先三秋而卜吉相小民之年
及歲尚邀束帛之頒如赤子之壽其親猶效萊衣
之舞芹雖微而可獻曝亦寫誠葵以賤而知傾
日能迴照臣等情深愛日職在宣風仰
乘乾出震持謙保泰之衷
康彊逢吉萃東漸西被北變南諧之悃聲教大同

採自輶軒民之情大可見酌言康爵
天之聽且弗違仰懇
俞音獲成
盛禮粤惟述
祖德期已屆於廿年從此祝
聖人興更隆於萬度斂厥福錫厥庶五
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臺北有萊
萬壽祺爲民之父母

禮部請分別同名府州縣印文摺子

查內外衙門印信例由臣部鑄印局鑄給臣等查

直省府州縣內有四處同名者有三處同名者有二處同名者共六十五處所有印文俱係某府某州某縣印字樣並未分別省分恐文書差票易致影冒之弊而郵封接遞更虞舛錯雖已往尚無歧悞然立法不厭周詳臣等公同商酌似應於某府某州某縣印文上冠各該省名則彼此分明行用益資憑信如蒙

俞允臣部留記俟各該府州縣請換印信時照式鑄給所有同名之府州縣謹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請裁金山衛學散入各學摺子

臣查松江府屬有金山衛一學起自明代爲勳屯
軍戶而設勳軍乃指揮鎭撫千百戶之後屯軍則
僉丁領運之戶舊額廩增各二十名入學二十名
後節次裁減爲廩增十六名入學十二名因衛籍
散處各縣難於稽查冒混繁多至相傳有七邑通
考之目乾隆二十年前學臣夢麟
奏請裁汰經部議覆行查前撫臣莊有恭議以衛
籍童生尚有六百七十餘人未便議裁等因乾隆
二十四年前學臣李因培

題定每三年審丁開造衛冊送學政衙門查核冊
內有名者方准收試冀就清釐無如冊內之人不
必盡係讀書應考於是冒籍奸徒竊取不考人名
弊混入試累年以來無次無之每屆考期告訐紛
然實爲積弊臣查勳軍名色乃明代優其世官之
子弟我
朝久經裁汰無異齊民何必另爲立學至領運衛
丁則江蘇各府州縣衛籍生童均歸土著考試不
應金山一衛獨爲立學臣上年歲試衛童應考人
數較前莊有恭所查更爲減少今昔情形實有不

同臣愚以爲與其留此名目致滋冒籍之弊不若裁去衛學照通省大例衛籍生童就現在住址各歸各縣考試則奸徒無所詭託弊端可以全除但查松江府文風尚屬清拔所隸七邑六係分縣學額均祇十二三名再歸入此項衛童以佔民籍額數未免偏枯應請將衛學原額十二名查明歸入人數均派各縣仍照通例不分民衛取進於舊額並無增添而民衛悉歸平允臣爲清釐積弊起見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如蒙

俞允所有分別改歸事宜交與地方官清查辦理

建炎六印攷

乾隆癸卯江南濬舊河自瓜洲達於揚子橋初畚土得脩版二計五丈有奇木半腐矣宛然舟形未嘗經伐掘中陶盌百數十砂瓶如之舟𠋫石灰二百石許葢水軍所用灰瓶也鏃數斛狹長如今創鍬箭刀一銀錯文曰馬到成功式與今無異銅印記六曰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印曰建炎諫官之印曰建炎考城縣大燕村指使記曰建炎宿州軍資庫記曰建炎宿州糧料院記曰建炎宿州州院主

記皆方宋史輿服志曰長官曰印僚屬曰記文獻
通考曰南渡之初有司印章多失尚方重鑄給之
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皆符諸印多系
宿州者高宗本紀建炎二年八月李成叛犯宿州
汪伯彥時政記曰李成來歸朝廷慮其黨太盛命
分一千人往宿州把截糧料成遣步將史亮統兵
至宿州輒剽掠居民蓋先一年宿州已爲李成殘
破故諸官奔赴揚州且隨渡江也其諫官則未知
其爲何人矣至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前後無此官
職官志曰建炎元年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之使執

政官兼副使其屬有參贊軍事以侍從官兼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參贊軍事教習長兵此新設官故不系年號也謹按宋史建炎元年十月癸未帝至揚州三年二月壬子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被甲馳幸鎮江府是日金兵過揚子橋癸丑游騎至瓜洲三朝北盟會編云先是宗廟神御國家府庫儲積及勢貴之家要船欲渡江至瓜洲牐潮水未應而金人已至出牐得渡者十無一二當時斥堠不明事起倉卒金兵已破天長而揚州始知一時

潰散多所委棄此印得於瓜洲土中蓋建炎三年二月三日避兵渡江時所遺舟乃魏公之舟印魏公印也魏公以劾李綱殺曲端疑岳飛重爲後世詬病然讐秦檜湯思退可叅停觀當靖康元二身在汴京親見靑城之辱終身不附和議功雖不就志則可悲乃周密特著其富平符離之敗痛加詆斥是直以成敗論耳如是役也戊寅拜官壬子棄印三十五日耳安能責以撐拒汪黃與金人戰且勝哉刀印今貯江寧布政司庫

遺棄小兒許人仕議

甲得遺棄小兒於道年過晬莫知所生撫之長爲納國子生其鄉許之吏以律無明文無成案不能決事上禮部謹私議曰按戶律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爲嗣所以重宗法也禮律繫優倡隸卒之家及曾犯罪名問革變易姓名等弊嚴行究革所以重名器也立嗣與入仕兩不相蒙明甚推原律意人之饑窮疾病羈旅所時有不得已忍棄其所生見者收養爲仁也故收留迷失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而收養遺棄者許從其姓許酌給財產使人勸於爲善而

篤於恩以全民命但不得立繼爲嗣耳宅無所禁也禮律所禁者優倡隸卒及犯罪易名而已並無遺棄小兒之禁也訐者曰不知其姓安保其身家淸白固也然旣不知其姓又安能指其身家必不淸白乎甲所得兒已一歲餘矣必非曖昧者今所云不淸白者特疑之耳一歲小兒何罪不幸爲父母所棄亦天民之無告者矣而遽以儕之優倡隸卒錮其終身及其子及其孫若曾孫是以一疑陷人四世於非類似非仁人君子所宜出也訐者曰姓之不知寧從其嚴者按刑律獨子留養條所殺

者係獨子則殺人者不得留養如所殺者無親屬不知其獨子與否仍許留養惟不知故從其寬者國家曠蕩之恩至矣嚴州之九姓漁戶紹興之惰民奉化之丐戶山西之樂戶廣東之蜑戶經

兩朝歷下明詔破鄉俗湔爲良人今以疑使天下復增一種不許入仕之人甚非所以仰體

朝廷仁覆閔下之至意也且入仕必嚴身家者以其得請封先世綸音獎及非類褻王言而虧國體也甲所得兒既不知其姓何從而封尚何慮其褻哉詐者曰子之意苟以爲寬耳其如舊無之何按

唐書陸羽傳羽字鴻漸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中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近禮部尚書沈德潛以無子乞養子萬成不知其出捐職州同恩賜其子爲舉人羽無姓可從而身爲名人列於史傳萬成以大官子厠縉紳賞延於世稽之前代已如彼徵之聖朝又如此宜著令凡收養遺棄小兒許其入仕但不得請封所從姓父母以亂宗法如以恩義切

報從外姻之例得貤封謹議

勑建安濟橋碑記代作

乾隆三十年四月太子太保直隸總督臣觀承言

右臣伏見我

皇上闓澤醲化子惠兆民於畿輔水利

加意修防不惜帑金數十百萬經營

指示疏瀹剔釐大工具舉比歲潦浸無虞綏豐屢

告萬姓實利賴之臣所屬冀州之衡水縣自後魏

時以水得名縣之西門爲滏合漳水支流所經舟

楫雲集其上經途塈則京西南九達之衢也明之中

年建橋跨水凡水劵三旱劵三小劵五以通往來

我

朝順治五年滹沱河南徙入滏水勢日漲嗣漳水別入衛河不與滏合而滹沱一河全滙於滏經由橋下上年夏汛後河勢西趨激射旱劵橋石間衝陷傾敧倘不急加整理勢難措拄將來大石墜塞滹滏兩河別無去路下壅則上溢必致汎濫旁郡侵壞田廬且陸路與梁斷絕順德廣平大名諸屬鹽米商販均苦阻滯民生不便所關係甚鉅臣請親往相度形勢經理修築以稱

聖天子嘉惠元元之至意

制曰可事下直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清河道通永道司道下之冀州州下之衡水縣知縣臣陶淑受事唯謹乃疏越河於滹沱故道至八蜡廟西袤六百二十丈河面四丈五尺身一丈五尺引橋下之水別注之橋兩端築壩南四十丈北三十丈六尺以防水下大埽費茭楗數萬樁木千以固壩壩成而橋趾始出越十有一月臣觀承率清河道臣周元理親臨河干謀所以經久者議撤而新之去舊底平橋基下樁立脚易以新石計袤三十丈廣

二丈五尺改水空七中空高丈有八尺左右以次各殺尺有五寸皆廣三丈一尺橋南北各石岸二北各長六丈五尺南各長三丈五尺其高二丈八尺橋底廣六尺空間分水出橋外七尺固以立樁培以新土灌以灰鈐以鐵板鎮以石狻猊翼以扶欄百有十二柱必堅且固庶垂永永再

奏再報

聞發帑金四萬七千六百兩有奇通永道臣玉神保董司厥事冀州知州臣單功擢加督率焉臣淑以守土吏鳩工庀材奉行興作如上件始事於乾

隆三十年五月訖功於乾隆三十一年十月臣觀
承以橋成告
勅賜名安濟橋銘曰
禹貢底績厥要衡漳道元注經衡水以名叶漳既
東徙不匯於滏有來滹沱巨浸攸處維縣西門有
橋瓶𤭢陸阻輪蹄水窒艫楫懿惟我
皇嘉予兆姓南北河防永安大定大吏朝奏夕乃
報聞發水衡錢逾四萬鳩伐石唐山浮木易水萬
杵萬鍤其來如子越歲有半厥功告成削牘上告
鑾錫嘉名孰貽以安

天子之恩孰賴以濟兆民之利安濟萬年永垂自
今　小臣紀事敢鐫碑陰

三墓記

鄉人喜談青烏術術者以其言自神聞者益信之
以予所聞於里巷者作三墓記
距予家二里許有村曰辜坊當元時辜之族有爲
頭陀者曰鐸長老嘗救一黿黿溺其目由是精形
家言豐城湖茫李氏延謀葬地爲折角蜈蚣形法
不利葬師啟𥧔納壙乃去屬主人曰俟我到寺鳴
鐘乃窆旣去鄰鐘動棺入穴鐸道爲雷震死李氏

之後曰遂明尚書而
本朝功臣李承芳世襲伯子孫多至將相子入都
見大司農元亮敘鄉誼云我湖茫人
明中山王徐達其先亦豐城人謀葬地既得賴布
衣相之曰吉是謂雙旗雙鼓兩公夾輔然必得石
千人舁者以擴壙徐氏家素封致之葬一年以訟
破家貲皆毀病者多死鄉人曰墓凶可改葬然無
力致千人石居二世僅兄弟兩人耕于野毆田鄰
死兄弟爭承殺人官不能決以上請詔俱減死戍
明淮衛弟是生中山為明開國功臣第一世襲魏

國公支子增壽以國情輸燕建文帝手刃之成祖即位封其子定國公世世分掌兩京五府吁徐氏之興由兄弟爭承而或曰千人石故也

鈐山少師既葬歐陽夫人志益汰曰葬必再生宰相揭于市以招之繪圖指地求售者門如市鈐山與東樓共決之得其一　勢家手不問誰冢土幸其地無主乃庀具發之則古墓墓有壙壙有誌驗其文分宜嚴氏二世祖也墓既發鈐山遂敗

系曰鐸長老以術自害其身賴布衣以術忍害人子孫鈐山自戕其先人皆所謂大偵也而談者且

以其技能致公卿相豔之悲夫

學使新安曹公增建南昌府試院碑記

江西十三郡南昌爲治所提督學院駐焉八邑之士試於茲闈省諸生錄遺於茲自予試童子以來三十餘年未聞修治而新定令甲倚郭之二縣三縣同日試以杜兩籍于是南昌新建之士四千餘人試院不能容則引而之貢院地大稽察難周未竣事而出署官與士兩以爲非宜學士新安曹公持節是邦慨然謀所以擴之八邑之人仰承德意庀工飭材踴躍爭赴廉使歐陽公割射圃以益其

基復購民居之鄰院者得地廣十八丈袤十七丈有奇葺舊益新四千餘席高明爽塏廉密靜深㝡筆人士咸忭以奮走書相告徵文紀德憶乾隆三十有三年秋九月

大駕秋獮回予與公同直

中禁聯鑣逆

蹕於南石槽適副相汪公初奉江西督學之

命於班列中俯詢利弊敬以是告時公端坐重默不置一言越三年而膺茲任遂有是役夫集思廣益宰相之事也不動聲色舉而措之社稷之臣也

方公聞言時旁之人未嘗知公受之于耳而公亦未必自以爲識之于心乃一當其職而道路之間參坐之頃一席之談三年之久立能見諸行事公開濟內朗神明外恬夙以學行受
特達之知宅日必且爲相以此用天下之人才聽納天下之言豈徒一學使之任一試院之建其爲事業可推暨而前務也予與公共事久辱一人之交三年中不遣子弟歸試而以予言之足備公采擇而不以人廢爲可幸既頌公德且諗鄉人士曰道若大路學在多聞必下帷執卷而後讀書則非

善學也賈山曰學問至于芻蕘求善無厭也諸君能體公之爲政者以爲學則進德修業之塗行止坐卧隨處皆充滿洋溢之區也諸君勉乎哉

御題梅石槻生圖記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經筵講官吏部侍郎臣朱珪年六十寫梅石槻生圖維時

皇上在青宮珪實侍講讀獲邀

題句其年即出官皖粵未敢行笈自隨越十年嘉慶四年己未内召爲太子少保戸部尚書奉

御筆敬裝卷首藏於家臣瑞同直南書房出以相

宗俾記之曰自古人臣遭際賜御書者夥矣而靑
宮寶墨求之多見惟宋張士遜爲壽春王友仁宗
在資善堂賜以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曰
日新其德至其曾孫堯臣乃克裝卷屬蘇軾爲二
頌墨蹟今藏　石渠寶笈中
高宗御製論闢其非所宜言不合於潛龍勿用之
義因及士遜爲人之依違大哉
垂世立教之旨也今仰讀
御詩蘊道深遠措語和平即一詞翰間具徵我
朝家法之善

皇上孝友之德匪第以爲臣下榮光也珪之爲人久荷
上聖之知宜其蒙被醲渥如此寧區區士遜云爾哉臣額手贈誦
天題在上不敢以巵言讕語忝於末簡謹按尚書曰爾惟鹽梅言實不言華也易曰介于石孔子繫之辭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言體兼言用也至觀卦時義觀之六三九五上九備矣敢傅繹經義相爲告勉所以務其實大其用由觀我以及民夙夜戒懼以輔成

堯舜之治其稱塞宜何如哉嘉慶五年庚申三月十五日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南書房供奉領文淵閣事翰林掌院學士工部尚書臣彭元瑞恭記

歐陽修作御飛白記稱其友之字自稱曰予論者謂其文自足千古惜失君前臣名之體故具官書名術蘇軾頌例同日又記

桂山秋櫂圖記

桂山秋櫂行看子一卷其入前靈石令涿鹿胡公其地杭州西湖其景有桂作華有鹿其樂有舟沿

緣出柳間有童子船唇烹茶已熟一童子擎甌欲進有書史旁坐斜睨欲落筆其事乾隆丁酉秋試揭曉胡公方就養杭州仁和縣署以康熙丁酉舉人重赴鹿鳴燕此其爲公燕初罷出郭閒遊時耶

國家重熙累洽上有

仁壽之主文教醲吏治飭生其時者有耆艾之老身遂初志家傳治譜安輿盲養於三千里外躬逢

作人之盛引杖朝之制拜

恩於鼓瑟吹笙嘉賓式燕之會在

朝廷則爲國祥在胡氏則爲家慶在士林則爲故

實在西湖則鷲峰桂子爲合宜之地在畫史則樂以身入畫中爲新圖而予以末學被

上德持衡是邦獲際茲盛桃李之前仰止松柏又先伯兄與公同蘭譜猶子艮鼎長兒翼蒙今秋並攫桂枝鳴一時之

昌會敘兩姓之淵源披圖作記於山光湖漾間斯亦文章家所僅有者也

尚史序

立乎今日以成尚古之史其將能乎曰奚其不能也羣經皆古聖人之事諸子百家去古未遠各有

譔述取而薈之以成一家之作而非一家之文也今有商彝周敦父癸之尊史克之鼎岣嶁之碑石鼓之字一器一文之流傳好事者不惜抉輿剔隱集以爲錄而謂其大者而憖置之可乎太史公作史記所採古書今什不存五且烏知夫後此數千年其佚不更倍於今之距漢乎憚其所不能而諉其所能無惑乎古之日湮也然則羣經尚矣諸子百家其可盡信乎今有垂髫弱冠者聞齒豁戴白之叟語我生以前事又或出塞航海萬里來歸與不出閭巷之人談其身所涉歷聞見雖其言不無

誇誕然理之可信者信之否亦以資博洽俟考証云爾孔子作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疑者闕之未嘗不錄也矧大書分注作者之意具在矣若是則是書之作於古人何若司馬紀五帝小司馬補三皇皆大概也皇王大紀綱目前編紀世而已古史意存乎正龍門而非其自作路史博矣或不馴且不純乎史近代繹史則紀事之體今是書也紀表志傳一從史例犂然秩然以其意爲論贊悉執於正令讀者貫穿三古其文可誦其義可法而其大者於古帝王所以治國平天下之

道若天文律呂之奧疆理井田之大兵刑之繁氏族之細咸具諸志張皇揚厲損益升降觀者如揖讓皇古之世而慨然知二帝三王之可復此則尚史之所獨也

重補通志堂經解序

崑山徐相國彙説經家諸書鋟爲通志堂經解迄今年久板日朽佚計闕者百數十篇廢摹印者二十餘年坊賈或累數年罕售一帙蓋經學之不講也久矣坐肆而鬻按籍而求惟講章時文二者是鶩制藝之士又以攟摭類書爲急計一二好古之

儒或博覽史籍至經則倦而思卧矣蓋史事新而易識經學湛而難入質性所近其大較然也予視學三年每令諸生默寫經文中鮮譌誤者百不得一二至通註疏者絕無其人矧諸家之籍乎作之者與彙而傳之者之苦心如是而僅以蠹之浥爛脫失至於不可收拾可慨也江蘇按察使今刑部侍郎光山胡公慨然起而任之取校舊本殘者補之漫漶者釐之于是通志堂經解復爲完書公先君子少宗伯爲天子尊學之臣邃於周易公少孤能讀父書胸有

根柢以文學發爲事業是畢有功於經學不尠抑
今
興學高深
文治醇粹海內秘籍上四庫全書館至萬餘種多
有出於徐氏所刊之外者
詔付開雕拭目大備公將以是爲揚詡先聲聖表
始事也夫

重刻權載之文集序

唐書藝文志權載之制集五十卷文集五十卷越
百餘年而直齋書錄解題已云制集亡惟文集存

又越二百年而明蜀刻僅詩賦十卷原目猶存楊升菴所得滇殘本也今坊刻并其四十卷之目亦不著錄惟王尚書阮亭居易錄所載家有權文公集八十卷乃劉公𢦤之子所贈而卷數篇目復不同四庫全書館徵天下書無來上者予求之四十年阮芸臺中丞視學山東問之新城王氏裔可亭司空視學安徽問之顏上劉氏皆不得并居易錄亦疑之一日芸臺以書來云長塘鮑原博言權載之集五十卷今在大興朱氏迺竹君學士所藏予亟走叩石君相國前輩詢諸竹君之子錫庚則果

有之乃從宋本鈔尚多古字與相國傳誦擊節此海內惟一本也如入五都之市珊瑚木難火齊百和之香萬釘之帶不足爲其珍也愁霖開霽宿鬱當風不足爲其快也五十年故交萬里絕塞相逢下馬一握爲笑不足爲其慰也嗟乎公以名人位宰相爲貞元元和間羽儀碑版金石照耀四裔當時以爲斯文宗又門下士得昌黎相與發揚晶彩沿波討源以大顯於世而卒不得與李杜韓柳並其光燄五十卷之集若滅若沒幾亡而僅存然則士方跧矮屋操三寸不律劌心鉥腎以求得當於

作者之林方且矜惟有文爲不朽與所謂詩卷長留天地間者幾幾自謂得之而詎知成虧有數顯晦有時此其用心良苦而計亦良左矣唐人文集今存者如鳳毛麟角因與相國商榷校正并撰摭遺附錄各一卷序而刻之以示同好

謝蘊山詠史詩序

漢魏間人詠史如陳思王之賦三良諸葛武侯之吟三士皆直指本事鋪陳始末有涵泳而無褒貶若古圖畫元女兵符文姬歸漢元達鎖諫但採典寔垂鑑誡而已是爲古體洎太冲有作假言寓意

不盡述古其一變矣其以詠史專行者唐末周曇有詠史詩八卷釐代系人各爲七言二韻揭其大綱下綴講語蓋當時進講之義非爲詩也亦或擬爲獨見不盡軌於正唐人專製行者甚𡰪而曇詩雖存卒亦無稱述者南康謝蘊山方伯作詠史詩八卷上自秦漢下迄宋元凡七言律詩若干首網羅浩博斷制精嚴組藻流葩驚才絕艷而一遵

御製全韻詩

評鑑闡要爲宗不以傳記參懼其流於稗官也不以翻案逞懼其近於論也不作側艷語懼其雜於

言詞也不作凡腐語懼其墮於蒙求也明乎一代興衰之故而備乎一人之始終攝全局而不冗舉偏端而靡遺以溫柔敦厚之旨而兼屬辭比事之長其庶幾有得乎立言之體矣是編乃方伯爲名翰林時日課及出握郡符致位通顯輒克有所樹立蓋熟乎前古成敗而後能有爲炯乎前人得失而後有所不爲古人謂經術可以飾吏治不如通史事以取法戒爲更足資大用也方伯舊撰西魏書二十三篇得通鑑之遺意較近世陳霆之唐餘紀傳姚士麟之後梁春秋更爲稱名正而取類宏

載觀是編而益知方伯史學之全矣

門人史彭齡時文序

烏虖士之遇合豈不以其命哉槁項黃馘之士數十年操不律鏤心鉥腎以求一當有司之繩尺而終老不遇黃口小兒讀數篇應舉文字東塗西抹一窠筆或登上第由其平日所爲文其孰是耶其孰非耶顧或未嘗不遇遇矣而卒不得不遲豈作者果時有工拙耶抑閱者有當否耶此與夫早遇而未嘗不工於文不工於文而遇之文未嘗不工同歸之命而已矣予主江南鄉試得海門史生彭

齡以第四人領春秋來謁則年近七十矣其入學以雍正庚戌越一年予始生史生之文筆健而氣淸壯暢不衰苶其平日所爲者具是嚮必爲諸生四十二年春秋高而始遇予又其名與其年與予姓若有讖者信哉其命也夫相傳劉克猶先生當明季舉於鄉夢禮闈房師爲朱之琬旦求之仕籍無之入京師求之同舉者無之下第歸道山左見童子攜書襆自塾歸上有名爲朱之琬殷勤相勉而去旣而久不與計偕至

本朝順治己丑朱公掌禮垣矣分校得先生爲一

甲第一人命之所繫亦奇矣哉雖然有克猶先生之文命能遲之命不能不遇之也史生其益勉之歟

蕭山王氏族譜序

氏族之學本自三古魏晉以降變稱門第至唐則官爲撰志昭若令甲然而族望分房世家限品判共根爲芋區殊同氣若胥井退衰門之明德進高爵之猥宗其於別姓受氏之道失之已遠自是以後闕焉不講而家譜之法經歐蘇叙次以來所以尊祖敬宗收族以篤水源木本之思者則在爲人

子孫者之責矣開尚論之後魏始定七姓其中二王二李迄於今千餘年此兩姓者最爲繁衍百人之聚十室之邑恒居什之三四焉顧李氏自唐代多賜姓上自勳臣下至貴倖外及蕃將源流愈不可考故門第之盛支派之繁次系之可信者要當以王氏爲最蕭山王氏於越東最爲巨族自省元公當宋南渡時居紹興歷元明迄　昭代六百餘歲無慮數萬家世以仕宦耕讀爲業在省元爲二十世國棟君慨然念族大人衆不可無所系述殫心力十餘年撰譜百二十卷而撮其要爲王氏源

流王氏辨及譜跋凡三篇以示予且屬爲序予惟王氏之望於古今者非夫門第之謂固謂世有盛德代生偉人足以彰美而傳盛若兹編所載其班班矣國棟之爲此譜所以使其族人同此系者念祖德以継嗣聲意殷殷不啻家箴而人範之也使卒是以往則不特望於越而所以永爲海內之名家以繼前人之芳躅者于是乎在國棟所徵引在三篇中者甚博且辨予弇陋不能有所考覈其得失顧嘗意氏族以周爲可見之始而書以經爲信若春秋吳有王犯晉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孟子

引費惠公之言王順文長短語亦近古之文若斗若錯若登其何派屬大抵世代遼遠不盡可昭穆也然而譜王氏者以蕭山爲斷已足冠九品之枝條而標百氏之冠冕矣

謝健堂七十壽序

贛之爲郡南控交廣居全省上游章貢之所合也山峭拔而繚秀諸灘鎖流渟滀盤盪其人業饒於自殖而義勇於及人天下之水勢紆曲者地多豐衍又其澤足以旁潤其所鍾者然也予少時固嘗遊焉樂其山水所至訪其賢士大夫及鄉黨之善

士獨行之倫及數官中朝三十載矣心嘗低徊焉顧人之同官於朝者以盧端臣宮詹楊默堂鴻臚徐恕園侍御爲最久退食多暇間與論其鄉人芳躅則三君者交口稱謝健堂云今年健堂從子某以選人來謁予且丐文以爲健堂七十壽懷中出事目一紙縷敘健堂平生行事所以重於宗族里黨者予受而讀之與三君曩所言皆合予於健堂耳其名未謀面也義不得濫美則於朋友所稱道証以其家庭所敘述庶幾內外無間言者而信之顧予獨有取乎健堂平生行誼中之一事其事又

甚微細纖以告夫稱述健堂者使知要焉健堂之族有婦而嫠者無子家且貧其舅姑曰是安能久自立且朝夕以饘粥累我勸之嫁婦矢志不從日日過之詬誶之聲達於外健堂聞之合族而召其舅姑曰是吾家之光也吾且贍若計三人衣食之所費歲給銀米終其身嗟乎里巷弱女子遭所天不幸以節操自勵其天性也顧或奪於貧怵於父母舅姑之言惑於歲月長久之計因以敗其所守者可勝道哉而一二自好之士慷慨於不急之務用以收高名而示得我者卒莫肯顧蓋無子則感

我者不久遠施於一婦人則所及者隘名不廣也而健堂無所希慕而安然爲之使夫節烈之婦茍忍一旦不失其守安知無好義之人能成人之美者乎以扶植倫常維持風化其所及者隘而觀感者至廣也健堂篤性孝友固根本若所爲捐社穀建宗祠婚教其族人人所艷稱者以此事推之皆其所應有所謂觀人者即小以見大天下惟陰德爲最深其享之也最久健堂於此事可謂陰德矣其壽固未有艾南望鄉邪雲樹千里有老人星見丙丁之分者其必在淩溪劍嶺間也

焦祈延五十壽序

乾隆辛卯予奉
命典江南秋試榜發之日金陵城中議論帖帖以為得人蓋城中之儁者三人其一曰陶子蘅川一曰吳子諸明皆年長績學為士林所推服而焦子鳴韶以弱冠屹然與二人者鼎峙士論卒未嘗有所軒輊比來謁恂恂儒雅言不能舉其詞迄於今十年常相過從未嘗少露儇薄態然後知其所得於稟受者醇也尊甫祈延先生少讀書不售食貧起家為素封而於昆弟間無私財撫養其孤姪至

成立夫人梁氏名家子克佐有成延名師教子盡其誠鳴韶既為名孝廉弟若鏞亦有聲庠序間其師即陶子也吳子曰金陵城中百萬戶學者不下千人大半師陶子與焦子游言祈延先生敬之無異詞禮先生於道未嘗不肅然也天之賦於人有二曰材曰德以材勝者其子弟多明爽俊邁以才望相先其弊則流為叟駕跅弛隤其家聲以德勝者其處家庭也肅而純其子弟之奉教也嚴而謹其成器也大而其收功甚速且正也以予交遊宇內三十餘年所見類如此鳴韶於其尊人若孺子

慕者去年先生偶感末疾衣不解帶破產以召醫稍閒猶不肯偕計吏曰吾不忍一日離父側也先生以是疾良已古之孝者遇其親疾則盡心卒以獲愈若劉通之母目復明湯霖之大暑得冰周炳之釁入其家皆載史册然或言感應而涉於誕惟唐書劉審禮傳曰兒孝順通微吾每一顧念宿疾頓瘥父子之間一誠而已拂鬱則心志違和孝順則心泰而得所養中庸誠身順親之旨理不外是鳴韶克盡孝道先生由是以享大年可操券而計故於先生之壽書此以祝且以諗吳子以為何如

楊母彭太夫人六十壽序

宮師漕督淸江楊勤恪公有賢冢婦曰彭孺人履順而艱席貴而約婦而子母而父而師者也公與予仲兄屬垣先生同鄉舉世契六十年予弱冠謁公京邸有國士之遇從公遊幾二十年而從子淦以故人子依公長沙淮陰幕府者十年故知公家事最詳公之言曰求婦必舊姓勿援高門故孺人以同里故家歸于冢嗣念齋年未二十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三十六齋志以歿方孺人入門時贈光祿公張太夫人皆年高不至官舍孺人留家代

養太翁姑以孝稱若崔山南祖母所言無以報新
婦者公起家諸生生平持介節無贏金無珍服麗
飾予親見聶夫人一品六旬手爲諸子作布襪家
僅田數百畝孺人守廬舍持門戶黽勉有無固無
從索官裏物亦不至貽翁姑憂念齋遺五子其長
天保明府某時年十五孺人督諸孤禮師勸學皆
有成今長洲明府芝山以名進士校書天祿出宰
有聲戛然爲百城首孺人今六十且有曾孫矣禮
內則重冢婦至衆子衆婦毋敢敵禮易曰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況爲貴介之婦勢位富厚處順境宜

無以自見推孺人之迹與其心勤苦淡薄有後門寒進之家所不堪者不屑屑以介意惟孝且慈此以知孺人之賢且益徵勤恪公暨夫人之家教昔昌黎述北平王三世事耳目之間盛衰之際讀之者心怦怦然然其所敘皆富貴中人得時豪舉後更牢落耳予於楊氏亦三世矣方其出開府入尚書子孫鵲起而公與夫人若寒苦老諸生夫婦了不異人教子婦孫曾門內秩如公歿十餘年而遺德在人子孫被服儒素居官清儉與昔時無寒暑之變無足動人慨慕歎息者文章之道不感即愉

書此以壽孺人俾觀者以為視昌黎所稱何如且
告兩明府念爾祖也

李母冷太夫人八十壽序

乾隆壬寅秋九月

恩封宜人李母冷太夫人八十壽辰哲孫明府稱
慶於歸安官舍斟碧浪之水薦何山之鞠宮袍晉
笄象服含飴苕霅八士下逮穡夫蠶妾兒童走卒
歸德於令君者靡不歸福於大母潘岳所謂壽觴
舉慈顏和其在斯乎維時令嗣先南先生方宰山
左之臨邑太夫人以年高願違子之養而就其孫

或曰禮稱抱孫不抱子婦人之性尤所愛憐故令伯報劉劉殷拙眾此人情之常且以見歸安君之能孝且順也或曰太夫人春秋高眠食恬適板輿就養自蜀而齊而吳披泰山之勝探東海之壽歲時往來漯陰抓城之間不常厥居卽此見神明之健書所謂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者也之二者固然予舉進士忝出替峩夫子之門越二年夫子出典兩川秋試而先南先生登賢書辦香淵源敘先後同門之誼洎予持節浙中歸安君筮仕富陽同官者三年故予能知李氏世德事太夫人以世家

子歸于羹仙公公以名諸生中副車秉教鐸克舉其職登薦剡出宰績溪復以治行異等移懷遠用能燕翼先南先生以施於歸安君蓋李氏作令三世矣數始於一成於三言禮制者起於以三為五朝廷令甲封及三世後世門第之說舉其盛必三世若河東張氏三世將相是也縣令之為官去民親而莅事繁賢者民受其福否則受其禍福於民者福必歸之李氏三世為令皆有賢聲亦可謂保世滋大矣而太夫人寔以一身備見其盛方羹仙公時黽勉贊曰維持首稽堂上彈琴室中鳴玉當

曰神君之政實親經之實身相之且目見心識之若歐陽之母於崇國公夜分治獄事可覼縷述者及先南先生綰銅紆墨循陔戲綵舉昔年治譜以誨之十餘年來政成最報卓績蔚然以視雋不疑之母但有平反存活飲食語笑更無怒不食時至歸安君而傳范喬之硏絕江瓛之薪自髫丱時已端其本而太夫人猶慮以妙年作吏或有一不當卽隤其家聲于是以亜閫之待養示再世之傳薪誦念祖之詩炯當官之戒而君果能製錦大邑表異著循然則太夫人李氏三世之吏師也而豈特

所稱二者云云哉太夫人常封腹以療龔仙公之病歲戊戌邑大祲作糜食餓者皆婦人所難能而予立論從其大且久者推本閫揚以見李氏之興未有艾而太夫人之集諸福躋大年於天道有可信也

送袁雅堂卓異同任序

予友之令於蜀者得循吏二人焉曰袁雅堂曰朱秋漪予家距雅堂所居二十里而近雅堂距秋漪二十里而遥居相近也予長於雅堂兩歲雅堂長秋漪三歲年相近也予與秋漪同補博士弟子與

雅堂同舉於鄉又同成進士出處相近也洎兩君綰綬坤維予屢秉尺南服不相見者動輒十年二十年離合之感往來於懷前年秋漪以卓異來今年雅堂又以卓異來紅塵白雪鑪寒鐙灺斗室坐而縱談者各月有餘而三人者鬚髮俱白矣雅堂爲人開朗而中醇秋漪簡默而內敏其好修守介有所不爲則一此其於今之所謂能吏者宜皆不中其科而連三年以最報可以慶兩君所遇之淑而蜀之大吏能察其下其取人得所好之正也予問雅堂今中外皆言蜀州縣無虧空信乎曰有打

箭鑪之商稅歲不及額者二千兩有奇各州縣公
攤而償之嗟乎此於它處百之一耳而尚何言雅
安語予蜀之山水灌口引江以為渠口之所入釃
之釃之達於二十七州縣決決汩汩與塗俱轉如
叢中樹一榦所坼千條萬柯漸遠漸支散不可紀
其山多泉疊礱綮塍坡陀上下彌月不雨決吼放
水三世之農家無龍骨自比歲豐登四酺之餘泛
江下輸露積陳因腐不可簪民豐而樂故下吏得
藉手以有成也予曰此誠長者之言乎方今
聖天子勤恤民隱為閭閻饔飧計者截漕利運平

糶厥賑至纎且悉矣蜀得順天時因地利吏治之善和氣薰蒸以有此也雖然此天下之利也古人有言粟生金死誠哉江之爲水仁柔而宜稻其力可以無不及講積儲之地求轉輸之途通其惠以均之博其力以勸之俾蜀之士不至穀賤而傷農而天下之虞艱食者有所恃以無恐其亦有道乎令之爲官僅及乎一縣旦暮而思之陳之上官本之於蜀而溥之於天下必有留意乎此者於雅堂之行書此以贈之且以諗秋漪

贈蘇州刻工穆大展序

刻書昉於蜀富於閩工於吳至今日而吳爲極盛
而穆氏以其𧰼特閩刻書之法木必梨棗取諸其
質之堅也槀必精讐端其始也旣成而𢯱之則補
者易脫不具槀而翻它本則多譌字畫交者刃徑
過則工省而其溓也速久不摹印則木理裂摹印
至百番而不已墨則漬而潰吾聞諸穆氏云嗟乎
今之爲學者何獨不然其立志也不堅其始卽以
苟且影響之心求之銖寸餖飣稗販剽賊不求諸
根本而務以欲速然且一暴十寒暫作而久輟其
胷中所得者無幾日日出之而陳腐餒敗無復新

知此予所以聞穆氏之言而憬然悟且愧也穆氏其名大展兼善刻石爲予摹刻萬福集成讚極有法挾技多從士大夫遊試以此言示世之讀書者共勉之蓋其言有近於文者矣

宋四六選自序

懿夫儷體尚矣六朝風肇變於樊南派大歧於趙宋楊劉猶沿於古意歐蘇專務以氣行晁無咎敘事所長王介甫食古而化開山有手至海何人泊乎渡江之衰鳴者浮溪爲盛盤洲之言語妙天下平園之制作高禁中楊廷秀牋牘擅場陸務觀風

騷餘力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競說三松封席上之書奴標準猶傳一李後村則名言如屑秋崖則麗句爲鄉臞軒南塘質窗象麓雄於未造訖在文山三百年之名作相望四六家之別裁斯在夫其攄情懇至指事坦明珠百琲以皆圓玉一雙而成珏飛書走檄不煩起草之勞吮墨濡毫自得榮花之妙各有錦心繡口全無棘吻鈎牙錯落濤言名士揮其玉麈翦裁成句天孫織彼銖衣出如隨地之原泉對作翻車之流水義窮而假借以起旨遠則里諺皆工襞積未成不無補狗續貂之誚鑪錘稍

弛閒致馬生弓硬之傷王伯厚之指南決科有法洪容齋之隨筆摘句成圖裒選大備於擷芳體要力持於文鑑釐諸譔述具著權衡然而限代者以徐庾晝疆食古者謂王駱知味賤諸任以不齒黜臨濟爲別宗不知世逝川波文傳薪火增冰積水有遞嬗之風流明月滿撣得常新之光景蕭選孰而無奇不偶韓集起而有衡皆從昔也矜儷事于典墳今焉侈遣詞于經史儷事久而文章或成糟粕遣詞當而臭腐皆化神奇若是班乎其致一也是知詩裁元白亦列正聲詞出蘇辛更參別調庶

幾克盡乎能事未容頓薄乎古人又況體各攸宜
情有獨到制詔以宣上德表啟以達內心父老山
東讀十行而泣下故人天末隔千里如面談常袞
之除書楊炎之德音斯兩美矣子雲之筆札君卿
之脣舌或一貫之必欲摹古於正月始和之文問
奇於三歲不滅之字書銜五鳳蟲定堪雕袖置雙
魚獺皆欲祭則將載五車而聽詔繙三篋以開緘
殊非適用之宜未盡修辭之要至如拋修粱而落
室前宴席以排場匠氏虹龍齊唱兒郎之偉忝軍
蒼鶻雜勾弟子之班未前聞焉蓋當時之新製本

近併矣固無取乎古風雖不登大雅之林亦足窮
小言之勝僕挈鈴心窘垂橐腹空殊慚窺豹之斑
敢效集狐之腋借祕書於四庫攬別集者百家凡
駢四儷六之章爲拔十得五之選作者不難於讀
者寸心之得失何如杭杭州錯認於汴汴州一代之人
文在是願言大手重與細論

徒歌集自序

介疋徒歌謂之謠其輯而成書者郭茂倩樂府詩
集以雜歌謠辭爲一門楊升庵分風雅逸篇古今
風雅古今諺爲三書馮北海古詩紀以古逸冠首

其後各從其代　國朝集全唐詩以諧讔以下爲一卷厲樊榭朱詩紀事朱竹垞明詩綜皆以謠諺編末頋諸書皆各立名題不相符合又多不載本事讀者不識其故暇日輒加綜敘間取子史補之凡祝嘏歌讔謠諺都爲若干卷而樂府之章詩人之作不與焉有事引而無篇題嗟乎世之盛也康衢擊壤精入治道降及後代朝廷競爲詠諧閭里流爲諺訕且以入五行志參驗吉凶觀乎此者可以知得失之故矣 疇按是書先公未經編成然體例已具容補輯之

知聖道齋書目自序

余捐俸購書又借鈔范氏天一閣吳氏小山堂馬氏叢書樓鮑氏知不足齋諸舊本雖未能略備然頗費心力它日當結茅數楹其中與鄉人士共讀之唐杜兼有言清俸購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此余名齋之意也雖然鬻則不孝不借人隘矣

又

小序乃二十年語後更隨時附益亦有為人借失者甲寅春鈔此本乃侍史所錄部分先後俱無義例以借緒查而已近始知不借人乃甘苦語也

經進稿自序

元瑞江介諸生行藝無取三生多幸起家翰林入直
南書房獲親炙
聖人典學煥文日新富有奉以開拓心胷增廣學識且職業在于文章每篇成奏御輒蒙
天慈指示獎掖甚或仰邀
誨改爲千古儒臣未有之盛遇而顓蒙之質無所成就惟願長依香案勉圖進業因撿經進文字存者十之六七編爲若干卷附館課二卷嗣有撰述

按年隨錄詔子孫識字者具知生平踐歷遭際所
得於
誨迪生成者獨厚感思誦習奕世毋忘非如廬陵
集內制徒欲於竹簟暑風茅簷冬日誇田夫野老
已也

館課培英集自序

予自丁丑改庶吉士逾年丁憂旋里至癸未始授
編修在館凡七年所作館課詩賦為多越三年郎
忝小教習是科
御書芸館培英額

賜教習庶常館自己酉至丙辰五爲大教習諸後輩來問舊作鈔以示之因名集以誌感予家自贈尚書公以下三世五人入翰林世業在茲存付來葉雖少作或可誨初學耳

策問存課自序

余視學江蘇浙江凡九年遇錄科考貢例應試策者輒於堂前發問腹笥寒儉又不能獺祭以意爲之或有舛譌近更老荒舊業忽忽善忘於敝篋中撿得當時書胥所鈔編存二卷暇時或命諸孫對題隸事用課溫習亦是一適其大場所撰由部進

呈者別入經進藁中
知聖道齋讀書跋尾自序
一領　文淵再校　天祿善和千卷尚未能讀幼即焚膏老猶炳燭有見輒書璅綴末幅過此以往庶幾日續
賜硯銘二十一首
瓶硯歙石　己丑
曰如瓶心如日初承
恩史載筆
萬壽蟠螭硯歙石　庚寅

質之壽惟石堅文之壽以硯傳

聖人之壽萬萬年

鐘硯 歙石 辛卯

剖蒼玉之質 臣 其燕石也歟

黄鍾之音 臣 其牛鐸也

采芝硯 蕨郁石 乙未

太乙靈芝之論年萬仙童采之供香案甘露下垂墨

光爛

雷文蟠螭硯 歙石 丁酉

蟠回玢璘蛟螭走朶殿詩成 臣 擲手願爲高文典

冊壽長久

放翁遺硯 端石 甲辰

萬首詩一片石久

天府

賜東壁其毋記南園而潑墨

雙螭硯 歙石 乙巳

古稀天子宴千叟先期重華蒞筵授

賜此龍尾文螭首天予堅貞如石壽

仿苑頭硯 端石 乙巳千叟宴

聖人忝天無極 硯背刻天無極 與千叟燕

錫茲石製仿漢瓦當式　臣瑞撰銘且刻

夔首硯　端石　丙午

蝌蝌鏽蝕上有千年璺舂宴重華所得

桃核硯　薩郡石　丁未

蟠桃核中含天漿臣朔得之賦柏梁

荷葉硯　端石　戊申

荷擎蒂碧歌成

賜墨

玉堂硯　端石　己酉

鵲之鴿之擇言毋辱之

瓜硯　端石　庚戌

瓜有瓞以昌文傳奕葉

鳳池硯　澄泥　辛亥

質潤文彰雲興波勵

壽寓春朝以賚五福

井田硯　歙石　壬子

萬井豐年剏茲硯田耕飽芻秣徒安眠

蟠螭小硯　端石　癸丑

一滴蟠起文瀾

如意硯　歙石　甲寅

文章之妙在如意指揮從無不利

倣漢石渠閣瓦硯 歙石 乙卯

載筆石渠成寶笈之書

五星聚奎硯 蕨邨石 丙辰

嘉慶初元千叟聚分茶

賜硯與聯句聯與枝指無此遇 有東坡枝山舊銘

倣宋玉兎朝元硯 歙石 丁巳恭和 聖製銘

石之精龍尾生一規盈象文明

賜下卿鎮書城詞不英學未成

芝硯 端石 癸亥

芝九光生文房得水而昌

江左課士硯銘

是爲江左校士之硯寧爲其石也毋爲其墨

磁硯銘

合土耩水火入其腹是爲不寒之谷

時辰表銘 回文體

輪旋鍼分寸陰勤之箴

文奩銘

詩囊書篋靜爲伴出入與偕共染翰雅塗蚓竅愧且汗

杖銘三首

危持顛扶不可一日無

南黎西碧謙士所得贈我衰嬾客

高節爲體實心爲用伴靑城之丈人作捐毒之佛供

影鐙銘

鐙光王佛爲說法無明明盡海印發

宋搨夫子廟堂碑贊川粘中存字重集

廟堂遺碑書垂千葉代遞相傳龜䟺石缺德行後人吳興哲儒眞秀洽雅佩典達微奄受王命來司

曾學拜手泗庭濟濟莫莫筐筥圭俎盛樂顯禮闕
里藏襯人師繼軌窮覽遠探典墳圖象云有實書
嘉章是尚藏之得人妙文未墜追燼整頹窮賾光
晦爰著纂言尊王泒道神追睿始志測清昊贊聖
紀時彝文周學有道之響以述爲作鯨飛龍躍玉
絶珠連微張藻窮珪斧金塤懷仁三藏與嗣千文
以斯爲比高越等倫日月載華風雲競馳銘之聖
宇斯文在玆

節婦張黃氏繡出師表册贊

孤臣之忠匹婦之節書法鍼神人倫三絶

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先王所以治天下禮而已矣廟鄉燕享之文涖官行法之制賓祭學校飲射之節皆定之以儀文衡之以數度有以昭一代之制作範九土之人心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庶無不授之則者其宏綱細目載在三禮微有分合然而考其遺文會通其典禮皆有可一以貫之者周禮周公所以致太平也顧或謂其出於戰國陰謀或謂其六官無一完書朱子曰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今讀其書

六官分職其在朝廷者詳矣若鄉大夫遂人甸師
媒氏墓大夫凡在下者田廬墳墓嫁子娶妻瓜瓠
果蓏之細無不委曲詳盡區分纖析蓋士民之禮
散見其文而未嘗深沒其義也冢宰統六官以平
邦國宮正寺人皆屬焉宮中府中所以爲一體也
酒漿醯醢皆內職爲王平五味和心志者也故隸
之冢宰大宗伯掌邦之五禮而大小行人不之屬
古者諸侯朝覲禮畢而降肉袒請刑蓋隱惕以出
於禮即入於刑乎故隸之秋官禘之爲禮重矣不
王不禘大傳具其文王制又曰諸侯春禴夏禘秋

嘗冬蒸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禴
蓋以時朝於方岳故缺其一時之祭也故曰祭莫
大於禘此王者之祭也又曰禴禘陽義也嘗蒸陰
義也此諸侯之時祭也況魯頌之禴祀蒸嘗復變
其文乎禘也者諦也王者追祭其始祖所自出之
帝追享之義也祫也者合也歲終合羣廟而享之
朝享之義也此先鄭之說而講經者不謂然辟雍
始見於周雅蓋文王所作後人得天下遂以名其
學記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所以別之也成
均之名自五帝已有之其在戴記見文王世子篇

澤宮之制圜水而爲之皆太學之異其名也周禮大小樂正皆董成均之法此以樂得名也朱子集傳釋辟雍爲天子大射行禮之處韓詩說亦謂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射義曰天子以元日習射於澤宮此皆以射得名也大射射于澤宮鄉射射於州序其地不同也儀禮十七篇出於淹中古人以士禮概其全然而燕射聘享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亦出其中故又謂士禮可推而達之於上其說然歟要之周禮之大經大法具矣儀禮爲經戴記爲出朱子嘗與呂氏商訂後輯經傳通

解以儀禮爲綱載記爲目于燕禮之下附以燕儀于射禮之下附以射儀悉以此例相比屬焉雖其書未成然千古之特見也他如劉氏吳氏所補訂其中皆有足取者今刊發

欽定三禮義疏衷羣言而歸至當有非蘭臺之議所可及者于以嘉天下之會而立萬世之防將復見三代雍容之盛其在斯乎

第二問

擊壤薰風肇開聲歌之祖黃娥白雲後人僞作荒遠難稽矣三百篇其立詩教乎禹牒周銘皆成韻

語飯牛蘆中屢屢彈鋏別流逆響詩變而騷屈宋景差國風小雅之遺也大風垓下高調激昂瓠子秋風悲歌慷慨自茲以前皆詩之祖也五言之作或以爲蘇李贈答實始之然十九首中多半出於枚乘豈擕手河梁得爲首倡乎兩漢之世去古未遠作者類多溫柔敦厚柏梁分詠各矢其音韋孟述祖未忘乎諷孟堅平子振響東京其彬彬者也至其比辭屬事敘次瑣褻情景宛然彌形樸茂則樂府所由別也金景浮雲歌之郊廟蒲梢天馬叶以宮商臨高臺上之回上邪諸曲斯爲極軌矣外

此則有雜曲相和等歌辭若羽林郎烏生八九子日出東南隅焦仲卿妻詩皆是也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論之詳矣至若魏晉以下諸家可敘次也曹氏父子詞賦一家魏武踔厲無前五官溫潤有致陳思王天才發越遠過其兄建安七子阮瑀陳琳應瑒徐幹之徒咸爲羽翼文人相輕不無遺論惟步兵於其中别出一派詠懷之作上繼漢人昔人謂十九首如無縫天衣此其近之矣二陸三張概乏風骨緣情綺靡詎是知言安仁茂先標格猶存間多可取若夫越石贈盧景純遊仙太冲詠史

真相爲鼎峙者乎春草池塘夢同康樂澄江如練句憶元暉謝氏多才茲獨膾炙千古者矣延之柳惲聿有名篇何遜陰鏗亦稱作者鮑明遠俊逸之褒猶覺未盡讀其行路難七章唐人七古皆其範圍耳文通擬古頗肖諸子之神簡文宮體江孔艷歌靡濫極於此矣數百年中惟淵明無意爲詩出之以沖淡遂臻上乘停雲諸詠空雅稱其作諸公體製家法鍾嶸詩品沿溯最詳然謂陶公出於應璩非篤論也昭明一選集範具存三唐宗法于是乎在未可以東坡之論而蔑棄之也聲病實起於齊

排律體略具於徐庾東皐薄暮五字始諧黃鶴晴川七言纔作然而兼之者難矣四傑沈宋尚沿梁陳餘習射洪曲江出而有唐風雅之道興矣達夫之樸老嘉州之峭拔儲光羲常建劉眘虛李頎皆足名家黃河遠上之歌寒雨連江之句遂成絕調集詩之大成者少陵太白李出於風杜出於雅光燄萬丈亘古不磨顧或謂杜之五古若三吏三別前後出塞皆樂府而非古詩不爲無見王孟韋柳皆出於陶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昌黎以古文爲詩而學博乃能佐其奇非東野所及香山有意爲俗

氣老才大乃不病其淺又豈徵之可以並稱哉長吉才餘於氣玉川氣餘於詞馬異劉又徒形弔詭耳錢劉畢於格温李掩於詞許渾杜牧馬戴在晚唐爲差勝此唐一代之約略也宋自思公大年專尚西崑體歐公起而復古蘇黃以有餘之才振之南渡之後劍南爲之巨擘荆公聖俞子美文潛後山補之冲之石湖皆其特起者金詩具見中州集醇駮參半亦有足采末有遺山所以開後之風氣元稱四家伯生爲最吳萊柳貫不乏風裁子昂雲林毋多篇幅鐵崖竹枝一時翕然相應然皆不能

樹其幟也明初靑田季迪景文卓然遠到東里出而館閣體興漸以頹靡北地信陽功不可沒于鱗元美主持壇坫七子並列終擯茂秦碩實非餘子所及錢受之撰六朝詩集於三百年中獨推松圓未免阿其所好公安竟陵等之自鄶矣此自宋以迄於明之約略也我

皇上御製詩集廣大精微唐宋詩醇一編久標模範近復於二場改試唐律唐制所謂試之雜文以觀其才也知必有奮起於風雅之途者敢抒所誦習以對

第三問

古樂之失其傳也久矣在昔先王宣天地之元音暢人心之和氣乃製律呂以起聲以和人神以諧上下嶰溪取竹截十二筩爲雄鳴六雌鳴六周官典樂之所職不過曰掌六律六同以爲樂器而已未聞有斷竹鑄鐘定神竅穴之法也自漢魏以下律呂參差遂多不合雖不無一二夙悟神解之士精思考索而去古漸遠遺法難追於是乎考驗之說繁而正變之音雜矣如執事所謂或求之秬黍或驗之緹管或以尺或以斛或以布泉者雖一時

不無少合而返之製律之本然似未可云盡當也其求之秬黍者李照以縱黍累算胡瑗以橫黍累算至房庶盡闢其非以爲實千二百黍於管中以爲黄鐘之長就三分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夫律管皆有分寸如庶之法分寸不先定而可以製律乎況如丁度等所言歲有豐儉地有肥磽黍有圓長大小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斯可以斥諸說之繆矣其驗之緹管者自漢時已有之所謂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塗釁周密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半端氣至者灰去歷

代皆師其說然而杜夔造管候氣而灰不飛毛爽
作密室候氣於晉明寺有應有不應若牛宏所云
和氣猛氣有聚散輕重之分當其時已窮於辨則
亦未可盡信也至晉泰始十年荀公會等校定尺
度以調律以古物七品勘之五曰銅斛六曰古錢
七曰建武銅尺此龠尺泉布諸法之所以傳也然
而千里之內度量不同一代之制冶鑄時易安能
執一器而求之況其尺斛諸物果虞廷所同之度
量衡乎其半兩五銖皆出於官冶而無錙銖之爽
乎徒假假然於千百年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

即古墓之中而自以爲得之是司馬公所謂役心而費銅炭者也竊以爲聲音之道皆本於天籟而假器以傳旋宮轉調聲之所以動而感也空積忽微器之所以靜而應也夫古人以聲定器而後人以器求聲古人因律以準度量衡是以本齊末後人卽度量衡以準律乃以末求本也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故人聲者樂之本也寓於器而爲律諧於律而爲樂況存中謂樂主人聲由是說也亦無容藉器物以相求矣至若濂溪橫渠之論皆究其感

通之理而未盡律呂之原蔡元定律呂新書則皆本之淮南小司馬鄭氏通典孔氏禮疏諸說朱子鐘律篇則采之漢志隋志而悉合乎元定之書雖爲精核而欲以是合乎古終未必其無所差池也

我

皇上聲律身度德洽人和知必有知其情而識其神者將傾耳以聞咸英韶濩之盛矣

第四問

治民者如牧然使之得遂其性得養其生而已矣主之者不能親其芻牧也視其所牧者之肥瘠而

上下其值焉然則課吏之法毋繫乎簿書毋區乎寬嚴也亦視乎其民之肥瘠而已矣夫君之於民不能親歷其境而拊循之也于是乎置之吏尤慮夫吏之不能拊循其民也于是乎立之法虞廷之「柔遠能邇洪範之列司空司徒司寇於農用誠重乎民也考之周官以六計弊羣吏善能以下皆冠之以廉而其攷察之條則日終有日要月終有月成歲終有歲會三年則合而大計之歸之太宰太宰隸其廢置歸之於王故三考則已疎歲終則已密定以三年所以責其成也漢法六條察豪强者

一察二千石者五至唐而較詳以四善爲經二十七最爲緯四善之制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淸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所以觀其德也二十七最內而近侍宿衞外而關津鎭防文而禮官文吏武而督領軍弁各隨其職業以立名焉所以觀其才也故二者備而澄淸吏治者盡矣酌古準今亦有可采然而吏治之不如古者蓋蔽之於其下而奪之於其上也所謂蔽之於其下者何簿書之繁是也吏胥抱牘而進欲左則有左例欲右則有右例明察之材百不得一偶有不覺則墮其

術耳莫若捐去科條之甚繁者使歸畫一而吏胥不得售其奸也所謂奪之於其上者何外吏之仰於督撫黜陟能否由之者也取謹厚則飾貌以進任才能則飾才以進大吏寬則退而闒茸大吏嚴則退而刻覈又況朝任夕改事上之意謹恤下之意疎矣惟大吏正己率下因材器使不繩以己意而惟求之民情則畏葸者不得冒爲德浮夸者不得矜爲才養之以優游加之以整飭以率其屬而成其政似爲得之顧所以仰體

聖天子勤求民瘼愼重官方之意以收養其民則

又存乎其用心之賢否耳矣

第五問

天下之法每不能處乎無弊顧法立而弊叢生焉者莫甚於積貯先王知豐凶旱潦之不能齊之於天高低贏歉之不能齊之於地於是乎立積貯之制掌之族師倉人廩人遺人多爲之制以求其至善多爲之地以持於勿衰其在野者聚之以屋聚鋤粟而致之以質劑復多設之官有掌其入者有掌其數者有掌其委積者所以厚民之生而預民之不足者法至仁也管仲治齊李悝治魏皆由此

道以富其國而用其民後世倣而行之常平義倉之外更設社倉其法制規爲始皆稱便而後稍變矣蓋其始事也其人精心籌度爲之計纖悉而廣周防逮其奉行既久其弊乃不可究詰焉而要其亟宜圖者蓋有三端一在乎貯之無所也以爲官所積則宜掌之官以爲民所斂則宜藏之民然而吏胥之中飽里甲之欺隱即乘之雖然計及於用之之時則在官者或時日久曠或散給不均況以吏胥守之曷若使民自守之之尤知愛惜也一在乎出內之多耗也粟米之爲物非如金玉之可匱

而守也將必有浥爛之虞焉其出入之恐其缺而無以供一時之急夫積貯當為三十年之通而有時為不能終日之計今日存七糶三之法尚未為盡失也其或借他項而以彼易此新陳相交或取有羨者以彌補之則在乎因時制宜而非可早計也一在乎採買之致壅也蓋嘗考古之遺法矣歲之豐凶次為三等當歲大熟則計畝之所入若干口之所需若干而官糴其贏以積之中熟下熟遞減焉故穀不致踊賤而傷農其發之也當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上饑亦如之故出入有常而

不致於缺成額又何至糴之而慮其價之昂貴糴之而慮其費之不貲也哉若夫時其啟閉稽其謬所以杜侵漁而戒挪移者亦顧其奉行何如耳自古有治法無治人故法本非不善也

代金司空簡答安南國王書

日昨拜爵朝

天奉觴介

壽遠移旌於炎海近弭節於

神皐

嘉茲恭順之誠優以

寵榮之逮都門在望先一驛以
頒茶上塞言旋越再旬而授館屬以職司內府典
主外藩獲挹蘭芬藉申荆誼一家中外集鵷鷺於
恩波萬國衣冠霑蓬麻以
渥露伏自驪歌祖道象郡還轅一匝月候易葛裘
八千里佇勞雲樹鼎來鴈使賚附魚牋具稔國王
受
福能承順時自迪喜駱田之有稔占鯨澥之不波
是皆
德溢綿區被比景居風之地故得躬膺啟宇受茲

茅蕭土之盟臨會郡思
天子乂安過高臺咸人知仰
德領修詞之輯懌佩雅意之懃拳 某 遠捧瑤函虔
呈
璽几束修無出境之問敢忘古大夫之言木瓜有
永好之文
特許內諸侯之覩用裁尺牘遙答寸誠覆遠使旟
侑將介幣服勤五夜退食粗私室之安來祝
九旬授餐同明堂之拜伏惟奬鑑不宣 疇按是篇因金司空
以安南王原書進呈奉 高廟特旨命
先公代作附錄之以見當日爲命之愼焉